

天鹄

副刊

龍江故事
非虚构请关注龙头新闻APP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主编:文天心
执编/版式:石 琪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te@163.com烟火人间的
爱情

□任诗桐

爱情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感特征,是文学书写永恒的母亲。作为当代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迟子建执着笔耕在东北的黑土地上,以对人性和良善的彰扬为主旨,发挥文学精神救赎的力量,呼唤温厚与正义,其笔下的爱情也因此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她热衷并且擅于通过展现家庭关系中的夫妻之爱,于平凡生活里描绘细碎的浪漫,在日常细节中镌刻和谐的图景。她信奉忠贞不渝的爱情,却也不回避爱情的多元与复杂,故事中充满着灵与肉的冲突,同时也渗透着对性与爱之间矛盾的思考,从而丰富了小说书写爱情的维度。

迟子建极其重视家庭关系的和谐,在她的记忆中充满了童年时期与父母之间的亲密互动,她试图在传统与现代婚恋观中寻求平衡,将夫妻之爱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置于温暖和谐的家庭关系中,在艰辛的生活中凸显他们的患难与共。在她所建构的文学世界里,童年视角观照下的父母爱情,以家庭为纽带的恩爱夫妻,是其着墨最多的对象,也构成了其爱情书写的重要部分,如《花瓣饭》中,特殊年代里相互守候的爸爸与妈妈;《踏着月光的行板》中艰辛又不失浪漫的农民工夫妻;《清水洗尘》儿童视角下,在酗酒中和好如初的父母;《一坛猪油》中在岁月婆娑里忠于彼此的林场夫妇;还有《盲人报摊》里情深意厚的盲人夫妻,每天上午,他们都手牵手到街口卖报纸。他们的世界一片黑暗,但内心充满阳光,“全院子里只有我们是不吵嘴的夫妻”。小说的底色仍是苍凉的,生命的突变,命运的无常纵使能夺人性命,却难以阻止真情的流淌,从而让苦难中升腾出一丝暖意,悲凉中透出一缕希望。

“生并栖兮中林,死同穴兮芳岑。”自古,鹤的爱情就已经成为忠贞的象征。生死相依,死生契阔,它们一旦结合,就会终生守护在一起。信奉万物有灵的作家迟子建,对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笃信不移。在中篇小说《草原》中,作者直接描写了丹顶鹤的爱情,“丹顶鹤对爱情格外忠贞,一只鹤去了,另一只鹤绝不会再觅配偶”,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更是将镜头聚焦在一对东方白鹳不离不弃的爱情上。在学者王德威看来,“鹤与鹤都是迟子建叩问故人的密码”,饱含着作者对爱人的深切怀念。这种跨越生死的爱,展现出极其强烈的情感力量。《白雪的墓园》中阴阳两隔难以隔断夫妻之爱;《亲亲土豆》里面对生死相隔的境况,夫妻俩首先想到的仍是对方。为了不拖累家庭,丈夫秦山放弃治疗,要给妻子买她最中意的软缎旗袍,以留住她最美的样子。

在《第三地晚餐》《相约帕萨阁》等中篇小说里,迟子建还着意呈现了日常生活中的婚姻危机,尤其是在《鬼魅丹青》中,通过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讲述了几段截然不同的爱情故事,围绕性、爱情、婚姻、生育、道德,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面对灵与肉的冲突,作者没有站在道德审判的立场上,而是将身体欲望视为生命情态自然合理的重要构成,给予个体充分理解和尊重,从而展现出生命的原始与自然之美。再如《烟火漫卷》的黄娥、《逆行精灵》的鹤颈女人、《微风入林》中的方雪贞等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作家在描写她们的爱情时,于情欲与道德的冲突下突出的是生命的野性美,是一种超越道德、理性之上的自然情欲,因自由、原始的风趣而饱含诗意。

迟子建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一种爱情——默默守护的单恋,《草原》中爱唱歌的姑娘对阿尔泰的情谊没有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一坛猪油》中屠夫霍大眼把对“我”的爱恋寄托在一枚绿宝石戒指上。爱情虽生发于两情相悦,但这种默默地守护也别有一番情致,读来令人动容。

流淌在我生命里的河流

□池淑萍

我问他:“浮萍有什么好,漂泊不定的?您是希望我像浮萍一样?”

父亲说:“莫小看这普通的植物!”他指着松花江畔的水域,“瞧,它们虽小,却随处扎根,随波逐流,活得顽强又自由!爹就盼我的老姑娘,能如浮萍般经得起风浪,活得自在顽强。”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父亲在困境中为女儿命名,那名字里分明深埋着他对于平安与自由的美好祈望。顽强地活着,是父亲心中的精神支撑,更是他对生命坚韧的信仰!

他老人家把那些美好的期望都融进了我的名字,成为他深深刻在我生命的印章。

当年,母亲将我的脐带深埋进松花江畔的松林,她不曾预见,十八年后我会溯流而上,乘着绿皮火车碾过完达山脉的苍翠远离家乡。

那呼啸在北方原野的绿皮火车上,扎着羊角辫的我蜷在硬座车厢角落。离家时,母亲亲手交给我的一直捧在我手中的那个搪瓷缸里盛着故乡的江泥与一簇小草——它们在我怀里蒸腾出家乡沼泽的气息,与车厢里弥漫的煤烟、汗味交织缠绕,仿佛在绘制我生命新的图谱。

1989年秋,穆棱河在阳光里舒展。已在鸡西市人民医院工作的我周末休憩于河畔草地,翻阅《呼兰河传》时,一片蕨类化石忽从泛黄的书页间飘落——那是我三年前在鱼亮沟山中拾得的宝贝。亿万年前植物的清晰脉络印刻在石上,如天定之缘,让我与这亘古的生命印记在穆棱河畔相遇。

对岸河滨公园的霓虹灯将河水染成流动的琉璃色,情侣哼着《乌苏里船歌》走过石桥。蓦然间,凉鞋轻叩青石的脆响由远及近,一个穿碎花衬衫的姑娘蹲在游船码头,熟练地将啤酒瓶逐个放在网

兜里沉入河水中——那是她为即将下班的矿工父亲准备的清凉。她腕间银镯与酒瓶相碰的叮当声,月光在瓶身流淌的微光,瞬间将我拽回松花江畔的童年:父亲带我们到江岔子里捉鱼时,也同样将军用水壶一头拴在岸边的柳枝上沉到江水里……也让我联想到摆渡人老王叔用铜烟锅叮叮当当磕碰船帮,那清脆的声响,曾是我在江边幸福岁月的熟悉回响。

2010年初秋,百年不遇的暴雨倾泻而下,穆棱河水汹涌漫堤。我在医院后勤岗位上带领工人彻夜奋战。当暴雨终于在疲惫的黎明慢慢停下,望着人友桥下几米深旋涡翻滚的洪水中沉浮的树叶,宛如母亲从松花江畔寄来的家书——那些用芦苇浆制成的信纸,总在雨季捧上来自家乡的牵挂与叮咛。

洪水渐渐退去,医院护坡墙上留下道道浑浊的印痕。这水痕竟让我的眼前浮现出:我家乡的人民,1998年抗洪时个个群情激昂,在狂风暴雨里奔忙,在松花江的惊涛骇浪中与洪水搏斗的动人场景……

门卫室里我用电扇吹着湿漉漉的头发,老李递来一个铝制酒壶:“尝尝,穆棱河水酿的梨树白。”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呛得我连连咳嗽,却在体内燃起一股热流。“再品品。”老李笑道。忍着灼烧感细尝,一丝奇异的樱桃滋味竟在热辣中浮起。刹那间,让我忆起父亲讲述的往事:抗战战士在松花江畔的密林里,曾用桦树皮盛接雨水,混合苦涩的橡子面充饥。那些维系着一个个“救亡图存”意志坚定的顽强生命——民族脊梁的粗粝食物,是否也带着这般呛喉的灼热……

2002年冬至,我独自伫立于穆棱河封冻的冰面,放声痛哭。寒风呼号着与我一同呼唤辞世的父亲!泪眼模糊中,冰窟窿下幽深的流水中,竟浮现出父亲

慈祥的面容。我分明看见他胸前那块祖父留给他的旧怀表的秒针,固执地指向西北——松花江故乡的方向,而时针分针,永远凝固在凌晨1点20分……我遥望西北方父亲长眠的四龙山,恍惚看见他立于山头向我挥手作别。

一位率队采冰的老人踏雪走来:“孩子,天寒地冻,河上危险呐……你父亲只是换了个地方活着……爱,怎会离开?”他指着河道,“你看这冰,被搬走雕成冰灯,到了春天,它或渗入泥土,或蒸发成云,或变成雨,滋养万物——总有一部分,还会回到河里……孩子,替你父亲好好活着,懂吗?”

老人呵出的白雾仿佛凝结成松花江畔的冰雕。那一刻,两条母亲河在严寒中相汇——松花江畔牵着父亲手的欢快童年,与鸡西河岸不惑之年的身影,在剔透冰晶中默默相拥。

如今,当年母亲在我远行时送给我的那簇家乡的野草,依然在我家中的花盆里茁壮成长,而母亲,却只能让我在梦中深情回望。

金秋时节,夕阳西沉,我朝穆棱河抛出一枚石子。石子在水面跳跃的轨迹,恍如当年在松花江畔抛出的石块划出的那道水光之路,亦如当年载我穿越完达山的绿色长龙!第五个涟漪消散处,一群喜鹊与麻雀雀飞掠过,翅尖沾着黑土的厚重与流水的波光,向着岸边莽莽的柳林归去。这景象叠印着儿时松花江畔的黄昏:我吹着父亲新削的柳笛,像只欢快的小鸟,蹦跳着追随他高大的背影,一同走回炊烟升起的温暖屋檐、温暖的小火炕。

今夜,穆棱河水裹挟着我五十余载绵长的思念,自心田蜿蜒而出,在稿纸上无声流淌,汇成思念的支流——它终将抵达松花江,那条在我血脉深处昼夜不息、永恒奔涌的生命之河。

隐入烟火

□杨藻

民以食为天,食以惠为佳,早市与夜市、超市相比,自然是以食材的新鲜与价廉取胜。在哈尔滨,每当朝阳升起,晨烟里,那些拉着小车奔向早市的人们洋溢着对生活的精打细算与勃勃生气。这其中,尤以老年人居多。而有一个早市,却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且不分男女老幼,火得一塌糊涂!这就是如今鼎鼎有名的红专街早市。

走过通江街上的老会堂音乐厅,看到那些拎着大包小裹的人你就找到早市入口了。市场的入口处设有漂亮的管理亭,备游客随时问询。路口有长相俊朗的交警在营业时段疏导交通。公平秤是一直有的,也是非常准的。全体商户都统一穿戴上了印有“红专街早市”的墨绿色围裙和套袖。市场管理人员在商户忙起来时会主动帮忙,巡市时也会提着搓子笤帚自觉清理路面上的垃圾。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三一人组的一米八帅哥执勤民警格外亮眼……这些都是早市火起来后的变化。火的背后是坚守,更是提升。

随即,各种东北特有的吆喝声叫卖声便在耳边此起彼伏,让你瞬间入境。有些口急得已经拎着吃食在街边边吃边等不知逛到哪儿的同伴了!这里不仅有小有名气的尹胖子油炸糕,还有黏豆包、烤冷面、锅包肉、雪绵豆沙、哈尔滨红肠等东北风味食品以及品种繁多的俄罗斯食品。当然,作为百姓的生活必需,卖蔬菜、水果的,卖日常用品的摊位也是一应俱全。为了适应游客的需求,一些卖文创用品和棉衣棉帽手套的摊位也随处可见。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市场上品种之丰富,价格之实惠令人心动。而早市上最吸引眼球的,当然还是各类新鲜出炉的特色小吃。它不仅能抚慰你晨起空空如也的胃,更能抚慰你即将开启忙忙碌碌一天的心。甭管你选择哪家小吃,几口热乎乎的美食入口,幸福感立刻提升!

尹胖子油炸糕是红专街早市的招牌美食。来得早,排队时间短;来晚了,哪个队伍最长,就是他家了!油炸糕口味多样,但玫瑰豆沙馅最抢手。外面油皮酥脆,内里馅料很足,趁热吃口感最佳。当你的味蕾品味到淡淡的玫瑰香,这早起的快乐只有你知道。

被称为东北汉堡或鸡蛋堡的肉蛋堡也很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物美价廉,更主要的还是口感香浓,受到南方游客以及国外游客的普遍青睐。巧克力油条以红姐油条最为出名,5元一根,配上一杯特色豆浆,那叫一个满意足!喜欢喝汤吃带馅儿食品的可以选择羊杂汤和肉饼。汤是羊骨熬制鲜而不腻,饼有牛肉馅和猪肉馅两种,二者搭配,堪称黄金搭档,非常适合早晨的“东北胃”。由于分量很足,饭量小的建议两个人喝一碗即可。

哈尔滨是一座移民城市,历史上来自山东、河北的闯关东的外省移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喜面食,而包子就是他们早餐的首选美食。红专街早市上一家叫“笨巧手包子”的店铺成为网红摊位。首

当其冲的是他家的笨巧排骨包,肉足多汁;其次是特色红烧肉包和特色干肠包。肉包子价格2到3元一个,素包子1到1.5元一个,吃上几口就值回本儿。多肉花卷也是不错的主食,每一口都是料,肉香葱香令人欲罢不能。

我最爱这里的大碴粥,每家都不踩坑。粗粮配豆,人间有味是清欢!再整点腌制的小黄瓜,脆嫩爽口,别提多美味了!这里的南瓜饼不像道里菜市场那永远需要排队,一口下去香迷糊!还有朝鲜特色的炒米肠,糯叽叽,怎么吃都不腻……可以说,早市上的美食吃一个月也不会这样。这些长期生活在寒冷环境中的人们早已把美食理解到了极致,美食里的创意永远不会枯竭。

红专街早市火得突然,火得毫无预兆!细想起来,它的火主要火在位置——毗邻中央大街,距离地铁2号线中央大街站不足200米,其次火在物美价廉。上个世纪末我结婚时就住在这条街上,那时候这里还是个便民小市场,想要逛得全,就要去松花江边的通江街大早市。后来这个大早市在城市规划中被撤销,部分商户就迁移到红专街早市,这里就成为中央大街附近居民生活的必需,规模也逐渐扩大。2023年,哈尔滨抓住了流量密码,火爆出圈儿。红专街早市因紧邻中央大街,便成了外地游客最方便也最喜欢去的一个网红景点。年轻人热衷的社交平台上推荐红专街早市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游客便慕名而来。于是,红专街早市更火了!

红专街原名面包街,形成于1903年。因当年俄国人在这条街上开设哈尔滨市较早的一家面包厂,香飘四溢的面包香传遍附近街路而得名。1959年,面包街才改名为红专街,一直沿用至今。

说起来,红专街早市最初只占红专街的三分之一,位于通江街和高道街之间的中间路段。随着居民需求的增长,后来延展至经纬街。火起来以后,一度与经纬十道街早市相接,绵延500米不止,的确是哈市规模比较大的早市。由于是中央大街辅街,很多游客来早市都是从通江街这边的入口进入。而附近居民则各择其便。早市没火前营业时间是早上5:30开到8:30,冬天开市时天才蒙蒙亮,散市时都是管理员用大喇叭催着撵,要不然会造成附近交通拥堵影响上班族出行。早市火了之后,为了照顾赶不来又想逛早市的游客,时间延至上午十点,这可是为游览疲惫的游客量身定做的呀!冰城客客实实在在地落实到细节中了。

古语云,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去一个地方旅行,一定要去当地的菜市场逛逛,因为那里才有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无论你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居民,还是拖着旅行箱来冰城旅行的游客,当你在红专街早市拥挤的人流中缓步移动时,那些路过尝过的特色小吃,那些热情豪爽的冰城商户,都变成了冰城人真实的生活缩影。这就是冰城味道,也是最东北的味道……



《金土地》 版画 吴静秋

拔豆客

□嫩江渔樵

每年九月,烈日炙烤的嫩江大地,饭豆成熟。那些弯弯的豆荚,闪烁着金光,像无数小小的弯刀,也像露出微笑的嘴角。此时,田间便会出现腰背一耸一耸拔豆客的身影。

嫩江市产大豆,也产饭豆。饭豆秧矮壮贴地,不易机收,主要靠人力拔。拔饭豆是农活中最挣钱的,快手一天能挣六七百。可它也是最苦最累的,很多当地农民不敢“照量”。而齐齐哈尔的拜泉、依安和吉林省白城等地的一些农民却闻讯涌入,年年“苦”此不疲,成为嫩江人眼中的“拔豆客”。

拔豆客住在东家,凌晨三点多,就会被领工的喊起来。大家睁眼惺忪地“武装”上胶鞋、粗布衣、围巾、胶皮手套,就被四轮拖拉机一路“咣咣咣咣”送到“战场”。天光未露,地头的杨树黑漆漆一团。熟睡的乌鸦被人们惊起,发出“呀——”的一声惊叹,扑棱棱飞走了。初秋的嫩江,早晚已很凉。天空一弯白月,如残冰在水中涤荡;残夜的风不时凌厉袭来,让人身冷心颤;泥土和枯豆秧的气息伴着湿冷的空气直入鼻腔、喉管、肺叶;地面泛着缕缕潮气,像小蛇的影子纠缠着腿脚;地上、草上、豆粒上,一层如霜的冷露迅速打湿鞋袜、衣裤,湿冷透入毛孔,渗入肌肤……经过短暂身体和心理的挣扎,随着拔豆的进行,大家渐渐挣脱了困意和对潮冷的畏惧。

拔饭豆不用镰刀,不骑垄。它的标准动作是:横站垄沟,大弯腰,头垂在远一垄沟,双手快速连拔豆秧。白日里远望望去,一台台头脚相叠的“人体收割机”,齐着一根根豆垄迅速前行,过处是一排排耷倒的豆秸和淡淡的尘土……凌晨打湿衣裤的冷露,很快会被咸湿的汗水续接上,一天衣服都湿湿地箍在身上。但拔豆客只能忍受——如果连下衣服就会被豆枝豆角扎伤。拔豆,不仅是肌肉骨骼的累,也是意志

的考验。只要一进地,拔豆客就得像机器一样不停息:东家要抢时间收,怕天气有变;拔豆客也要抢工时拔,一年就这么一阵活儿,你这伙慢了人家赶快快,你这儿就挣不到几个钱儿了;另外大家在一起搭伙干活儿,一人一根垄,人家刷刷快,你不好意思累赘人家吗?所以,进了地儿,就没有“喘口气儿”这一说,你就是拔得头晕眼花,直下腰也会立马折叠回去拼命抓地。

拔豆人最伤的是两个部位——腰和手。想想看,上下身对折,这腰能受得了吗?就是一时能挺住,干一秋不下病的也少。更受罪的是手,手不停以极快的速度拔豆秧,手指不停地是难免的,就这样一杵一杵的,手指疼痛肿胀瘀血。拔完一秋豆,多数人的指甲变成紫黑色。这些指甲会慢慢开裂,慢慢剥落,慢慢脱落。指头会渐渐长出新嫩的肉芽,新嫩的指甲,蓄过一冬,待来年长成了,又可以用它抓地拔豆……

拔饭豆的活儿让人发怵,出来干这活的,多是在没办法。曾有个年近五十的拜泉人,挺着大肚子,根本不适合干这活儿,可他老婆在医院里躺着,需要钱。他来,领工的不同意,可他央求着都要下跪了。进了地他倒是挺卖力,可一天晕倒在地两三次,第三天再也进不了地了。还有个女的,白城人,爱人不身体不好,姑娘上大学,年年出来拔豆。她第一次出来拔豆是女儿上大学那年。她说自己小时候就爱念书,没念够啊,没念够啊……她喃喃自语,我不会让我女儿念不起书的!说起女儿,她扬了扬蓬乱头发下那张超越了年龄的苍老的脸,眼神变得明亮:再干一年,我姑娘就毕业啦,再干一年!

拔豆客,有男的,也有女的;有三十多岁的,也有六十岁左右的。他们在田野间挣扎的远方,是渴望的眼神,清澈或浑浊……